

西漢會要

五

西漢金日磾十三



空封列侯皆增年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木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

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大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有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遜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護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文皇帝爲大宗世世承祀傳

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義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

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康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

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謹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

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開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大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

帝之意廼敢不聽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大
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
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
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
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
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
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
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
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
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
廼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

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諸廟皆同文父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園廟
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大宗而
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宣
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
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
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
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
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
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

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大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鼓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大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威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威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

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葭婁羗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旣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木况於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其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

矣孫居王父之廟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大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曰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

元世以孝景皇帝及呈孝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虜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韋元成傳

元帝時韋元成為丞相奏罷大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二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

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
與何德化休證不應之又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
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
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
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
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
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大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
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
復大上皇寢廟國

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第十三

西漢會要卷第十四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禮八吉禮

廟祭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大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

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

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朔望加臘為

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月伏立秋驅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殮皆

一太牢酎祭用九大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大牢十一月嘗

祠與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西漢會要十四

毛序敬

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

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

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

牲卒不在數中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孰可獻

願陛下取櫻桃獻宗廟諸菓獻由此興叔孫通傳

高廟酎孝惠廟酎孝文廟酎景紀注云酎三重釀酒

孝景元年令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

之廟紀本

孝武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

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本紀漢儀注云八月

金助祭謂之酎金金黃金也

宗廟羔芻

霍光傳丞相擅我宗廟羔芻注云羔芻畫所以供祭也

孝宣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五鳳四年朝侯因城坐酎金少四兩免

鄼侯蕭勝坐不齊耐為隸臣表

衣冠出游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叔孫通傳每古曰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

月一為之漢制則然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

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月一游衣冠

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願陛下作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

叔孫通傳

元帝時議者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

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

韋元成傳

禘祫

孝平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

應劭曰禮五年而再祫祭壹禘壹祫

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人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增秩補吏各有差

本紀臣天麟按後漢張純傳云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

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列侯廟會始為禘祫

祠孔子

高祖十二年行過魯以六牢祠孔子

紀本

孔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焉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

福霸長子也霸前徙名數于長安今還其子名

數于魯 奉夫子祀

孔光傳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

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紀本

禱旱

武帝元封二年旱廼禱萬里沙

郊祀志

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同上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

本紀曰瓚曰抑陽助陰也

六三三四五

西漢會要十四

三

男

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

得所欲

本傳

雜祭祀

高祖置祠祀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

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

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

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

秦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

郊祀志

武帝時求神君舍之上林禱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

巨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

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蘇見

反古謂之姊姒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為妯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

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即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

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人

主方如淳曰侯家主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

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

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

方善為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

老人少君廼言與其大父游舛廼老人為兒從其大

世類

西漢會要一四

口

具

父識其廼一坐盡驚少君見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

此器齊威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威公

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

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

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可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巨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

生食日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又之少

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

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

師古曰游水姓

也發根名也

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

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彊與

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

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

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

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

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

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

名曰畫法

孟康曰策畫之法也

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

者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知也

五

王

是時既戒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

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

故衰耗廼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

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

帝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言黃帝時

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黃犢焉後至泰山修

封東幸琅邪禮曰成山登之果浮大海用事八神延

年

師古曰延年即謂謂迎年者

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

者云其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

卿猶巨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

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帝見
舒之祠宮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
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
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臣方
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
宮中又祠大室山於即墨三尸山於下密祠天封苑
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大白熒惑南斗祠於長
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
胸之罌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
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

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
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
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
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
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
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大
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

郊祀志

成帝建始二年康衡張譚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
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自
人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

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
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
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
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秦一
三一黃帝冥羊馬行秦一臯山山君武夷皇后啓母
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罌成
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
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
十餘人皆歸家郊祀志

哀帝即位寢疾博延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者
盡復前世所常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
千祠云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四

平帝元始元年禁淫祀本紀

幣玉

文帝十三年詔廣諸祀壇場珎幣本紀

十四年河湫漢水玉各加二郊祀志

武帝郊見泰一有司奉瑋玉嘉牲薦饗同上孟康曰璧大六寸謂

瑋之

天漢三年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同上

牲牢

高祖祠曹且扮榆社以羊彘

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十年有司請令縣祠稷以羊彘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大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併祠五帝而共一牲

文帝立長門五帝壇祠以五牢

武帝祠泰一日一大牢七日

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乳魚陰陽使者以一牛郊雍獲一角獸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

元鼎四年祠后土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五年郊泰時泰時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

屬殺一黿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膾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大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廼用駒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麋栗

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臣事天墜繇是言

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瘞用牲一高帝高

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及

黍稷瘞于北郊並郊祀志

水衡都尉為宗廟取牲官龔遂傳

樂布子賁坐為大常犧牲不如令國除樂布傳按功臣表云坐雍

犧牲不

蕭何之後壽成坐為大常犧牲瘦免功臣表與傳同

如令

石德坐廟牲瘦贖論表

車輅

西漢會要卷一四

文帝十四年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

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郊祀志

祭服

文帝郊見五帝祠衣皆上赤郊祀志按是時雖尚水

祠衣上赤

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郊祀志按黃者土之色也

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同上

受釐

文帝受釐坐宣室賈誼傳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師古曰釐福也受神之福也

巫祝

大常屬官有大祝令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祝為祠

祀武帝大初元年更合廟祀

百官表

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高帝贊見上雜

祀條

文帝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

除之

郊祀志

十四年詔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紀本

尊寶鼎

文帝後元年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

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

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

西漢書

卷之九

十一

禮記

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

平

郊祀志

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

營旁見地如鈎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

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

問巫得鼎無姦詐廼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

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

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

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百穀今年豐

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興神鼎一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二象天地

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鵬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鼎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同上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

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弘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廼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吾丘壽王傳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

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
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釐公劉發迹於豳
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
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
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
旂鸞黼黻瑀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
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
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
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
巡察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暎未報鼎焉爲出
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
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
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欵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
兆尹議是

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第十五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日徐一天麟 上進

禮九 嘉禮

朝會

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職漢書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起為太上皇壽史記本記

中朝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以下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宮正坐也

東朝灌夫傳東朝大后朝也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

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申屠嘉傳

武帝元鼎中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

責揚僕書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

西漢會要十五

二

周

負六人嘉至鼓負十人邯鄲鼓負二人騎吹鼓負三人江南鼓負二人淮南鼓負四人巴俞鼓負三十六人歌鼓負二十四人楚嚴鼓負一人梁皇鼓負四人臨淮鼓負二十五人茲邠鼓負三人凡鼓十二負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安世樂鼓負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負十二人族歌鼓負二十七人陳吹鼓負十三人商樂鼓負十四人東海鼓負十六人長樂鼓負十三人縵樂鼓負十三人凡鼓八負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前殿房中不應經

法皆可罷

禮樂志

諸侯朝觀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突

宮本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

王來朝本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

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

漢之儀注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

餘歲一至史記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

正月朔旦奉皮為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

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

西漢書禮樂卷十五

三

傳

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

得入也

王侯朝賀以蒼璧食貨志

武帝為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

後得行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

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康衡傳

成帝河平三年楚王囂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本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哀帝紀

吳王濞使人為秋請本傳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濞曰濞不

自行使人代
已致請禮

重侯擔坐不使人為秋請免王子侯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薦皮賀元年十月不會免

王子侯表

上尊號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
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
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
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
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云上下之分大王功

西漢會要卷十五

四

尊

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
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
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勗之哉諸侯王皆曰大
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
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
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
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
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
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吉日
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高紀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大公公家令說大公公曰

天云二日土云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大公雖父人
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
大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大公大公曰帝人
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
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
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
下大安此皆大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
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大公未有號今上尊大公曰大
上皇 高紀

羣臣迎代王至代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大尉臣勃大
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倉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
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
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
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
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
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
代王西鄉遜者三南鄉遜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
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
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
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三列

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文紀

上壽

高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群臣朝十月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盡伏置法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謂者言罷酒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詳見上朝會條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大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高紀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

皆上壽吾丘壽王傳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郊祀志

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声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吉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日亦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

萬歲壽敬舉君之觴兒寬傳

昭平君叔主傳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上可其

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
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三
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
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
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
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
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
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
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止而不阿
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東方朔傳

車千秋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

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廼與御史中二千石
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
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
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若
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雖然
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
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
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
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
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
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

車千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大液池中公卿

上壽本紀

宣帝幸太子宮太子家人令疏受奉觴上壽辭理閑

雅本傳

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鄴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
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本紀

冊立皇子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為齊王旦為
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本紀

初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
聽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西漢會要卷十五

八

余文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

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謙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

有司因盛夏吉時立皇子泣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

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

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

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御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謙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博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遜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議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臣曰臣胥爲諸侯主昧死請所立國

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二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威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

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
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
第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
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
臣曰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
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
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

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
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
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
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
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
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
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
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
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
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皇子或在繼絕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

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
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
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
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
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
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
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
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闕臣曰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
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
臣充大子大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所
奏大司馬臣去病上䟽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
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爲諸侯王陛下遜文武躬自
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
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
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
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
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
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
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
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

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為齊王曰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史記三王世家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闕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先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三九五

西漢會要卷一五

十一

呂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曰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曰受茲元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城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母侏德母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
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侗好佚母
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西漢會要卷第十五

